



第一章 “三好”疑云

在夏威夷眼中，爸爸那张“付笛声”式圆乎乎肉滚滚的脸，一双眯缝着的小眼睛，实在没什么特色，太过平庸。尤其是爸爸笑起来的神态，简直让夏威夷难以忍受。他的眼睛眯缝成一条线，眼珠子好像突然从脸上消失了，怎么看都很滑稽。因此，夏威夷便毫不客气送了爸爸一个“儿童团长”的雅号。好在爸爸还挺有男子汉气度，没怎么计较。这让夏威夷好不容易对他产生了片刻好感。

哪想到“皇帝不急太监急”，妈妈却容不得夏威夷这股嚣张，冲夏威夷劈头盖脸一通臭骂：“你胡嘞嘞什么？你见过谁家的孩子不正经叫爸爸，还给爸爸起外号？十好几的女孩子，不学好！”

别看妈妈曾经正经八百上过大学，现在在一家规模很大的电信公司负责党团工作，可她骂起人来，跟许多已经或正面临下岗的妈妈没什么不同。又没给她起外号，关她什么事？简直就是……看在她是妈妈的情面上，夏威夷口下积德，没把那个歇后语“狗拿耗子——多管闲事”说出来。不过，夏威夷对妈妈“打抱不平”的举动也表示理解，谁叫妈妈是爸爸的忠实追随者呢？她当然会拔刀相助。

让夏威夷特别迷惑不解的是，妈妈好像特别崇拜爸爸。只要聊起爸爸，她就眉飞色舞，像是在聊某一位当红的影视歌三栖明星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她还喜欢特不含蓄地问：“你看，我老公是不是像付笛声？”那得意的口气，简直就像一个喜欢臭美、特自以为是的小姑娘。夏威夷觉得妈妈真是不知道什么叫“害臊”，庸俗得简直找不到一个可以凑合的形容词



来凑合着形容。

“还好！两个平庸、俗气的家伙，居然生出了我这么个超凡脱俗的女孩。这简直就是世界第九大奇迹！”夏威夷总是这样暗自庆幸。

仔细想想，爸爸妈妈做过的让夏威夷瞧得上眼的事，只有他们给她取的名字——夏威夷。她真不敢相信，他们那样的木头脑袋，那低得可怜的智商，竟然能琢磨出这样的名字。这简直就是……她的脑子里又涌现出了一个难听的歇后语——“瞎狗吃屎——撞上大运了”。不过，夏威夷还是口下留了情。

不过，让夏威夷郁闷的是，同学们不喜欢叫她“夏威夷”，而叫她“火奴鲁鲁”。这都是夏威夷的铁杆姐妹“彭的一声”闹腾的，仿佛这世界上就她聪明，她竟然发现了夏威夷的名字暗含着阴谋。

“嘿！我说你爸你妈可真缺德！给你取什么名字不好，俗气地弄了个岛屿名字，还有剽窃嫌疑。谁叫你都得叫你‘姨’（‘夷’和‘姨’谐音），不知道会折你的寿啦？以后，我干脆就叫你‘火奴鲁鲁’，反正它们挨得挺近的。我可不乐意叫你‘姨’，你休想占我的便宜！”彭的一声说。

于是，彭的一声不由分说就蛮横地唤夏威夷“火奴鲁鲁”。要是就她一个人这样叫倒不要紧，要命的是，这种喊声像瘟疫一般很快在班上蔓延开来。全班同学突然都“觉醒”了，谁要是还叫夏威夷“姨”，那明摆着是自取其辱，不是二百五也是二百加五十。很快，“火奴鲁鲁”就篡夺了“夏威夷”的姓名权。只有老师们例外，因为没谁愿意也没谁敢提醒他们。他们照样心安理得地叫夏威夷“姨”。这种时候，教室里总会发出一



阵压抑的低低的不怀好意的哄笑，弄得老师们一个个都成了丈二和尚。

起初，夏威夷气得跟小母鸡一般。时间长了，她便习惯了这个绰号。反正这名字也很特别很另类，比起那些平庸的什么“玲”呀“莉”呀“萍”呀的，不知要强多少千万倍。当然，夏威夷还是对彭的一声耿耿于怀，她曾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要撕烂她的嘴，谁叫她狗嘴里吐不出好东西？

“你死去吧你！我的名字没什么不好！”夏威夷气得嘴唇碰到了鼻头，忍不住冲彭的一声龇牙咧嘴。

其实，夏威夷觉得彭的一声的名字才怪诞得离谱呢，毫无意义！这哪像个女孩子的名字？听起来怪吓人的，让人自然就联想到一个大炸弹。夏威夷甚至怀疑，那可能就是彭的一声的老爸老妈干的。谁叫他们那么迷恋“嘭”的一声响？典型的“爆破专家”思维。

004

夏威夷试着报复性地给彭的一声取个绰号，比如“怪吓人的”、“爆炸了”、“小心地雷”等等，都没能得到大家的认同。大家觉得还是“彭的一声”更精彩，夏威夷只好垂头丧气地在心里骂道：“一群缺乏想象力的蠢猪，忒弱智了！”

“怎么样？还是我的名字起得高明吧？现在同名同姓的人太多，听说就咱北京市叫什么‘建军’、‘建国’的就有好几万个，你说闹心不闹心？我这‘彭的一声’绝对空前绝后！”

听听，彭的一声说这些话的时候有多得意，她脸上的表情深得甬提有多夸张。要不是夏威夷考虑到班上没有比她更对胃口的女孩，早就和她一刀两断、势不两立了。



“哎！没办法，就这么着了吧！反正任何一个名字说白了都不过是个代号，叫啥都没什么不好。”夏威夷只好阿Q似的自我解嘲。

不过，她还是自作主张，改名为“夏凡”，意为“仙女下凡”。她幻想能成为童话世界中的仙女。

2

夏凡不喜欢交往，自然没什么朋友。

从小学到初中，她的朋友都少得可怜。在同学们眼中，夏凡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常常与大家不一样。时尚一点说属于比较“另类”的那种，或者说性格比较“刺儿”也可以。当然，这样的同学大家或许很欣赏，却会敬而远之。

朋友不多，并不意味着夏凡很孤僻，不快乐。对于交友，夏凡有自己的看法。世界上的人多如牛毛，一个人即便从一生下来就开始认识人，直到老死的那一天，充其量只能认识其中很少很少的一部分。这好比沧海之一粟。而且，许多人只是过眼云烟，很快就会从记忆中消失，不会留下任何痕迹。因此，夏凡不想刻意和谁交朋友。

有时候，夏凡的确成熟得超出她的年龄。

然而，爸爸妈妈却一直为此惴惴不安，甚至担心夏凡长此以往会得“自闭症”。

“妞妞，你周末带同学来家里玩儿吧？”妈妈总是满怀期待。

夏凡觉得妈妈真是好笑，什么都得为她操心，她操心得过来吗？再



005

第一章

『三好』疑云

说，带同学来家多不自在啊？得照顾他们吃、喝、玩不说，他们一走，家里乱得跟垃圾场似的，还不收拾半天？一个人在家想怎么着就怎么着，多自由多舒坦啊。

实在憋闷了，就上网聊天。在网上，哪儿的人都能碰上，聊什么话题的都有，选择聊友的余地那才叫海阔天空呢。要是觉得没意思了，不想聊了，敲个“再见”就算拉倒。聊得有感觉的，若想以后继续聊，就告诉他（她）QQ号；要是没什么感觉，就当什么也没发生，根本不用放在心上。而且，网上聊天既神秘又刺激，换一个名字你就是另外一个人。你可以一会儿是男，一会儿是女；一会儿是大人，一会儿是小孩。那情形，就像川剧变脸。

夏凡给自己取了个妖娆的网名——“千面海妖”，只要一上线，想和她私聊的人让她应接不暇。

“姐姐，你没有朋友，说明你不善交际。这得慢慢锻炼。你要是搞不好人际关系，将来很难在社会上立足。世界上最难相处的就是人，你得慢慢学会与人融洽相处。”爸爸有点危言耸听。

吓唬谁呢？夏凡不以为然。

夏凡自认为在网上什么样的人见识过，不都让她给摆平了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相反，夏凡现在越来越觉得在她认识的人中，爸爸妈妈才是最难相处的。

以前还好，夏凡和爸爸妈妈相处还算太平，他们对她还算迁就、宽容。自打夏凡上初中以来，家里就跟变了天似的。她突然觉得和他们沟通起来特别费劲儿，很难和他们“和平共处”。



他们老是觉得夏凡这样做不好，那样做也不妥当。夏凡感觉他们就像两本大同小异的《圣经》，从头到脚都写满了束缚她的清规戒律。夏凡当然不愿意坐以待毙，千方百计抗争。于是，他们之间大大小小的冲突此起彼伏，愈演愈烈。尤其是夏凡和妈妈的冲突，夸大一点说，接近于“水火不容”。

现在，夏凡常常回想起上小学时的美好时光。那时候，妈妈虽然开始对她施行全方位“严管”政策，但爸爸却按兵不动，至少说也是保持中立，偶尔还会偏袒她。当然，那多半是在他心情好得出奇的时候。比如，他从副处长提升到了处长；或因某方面表现出色，受到了局长的宴请；或出去开会，带回了一些价值不菲的会议纪念品；或因他无视妈妈的“警告”，喝得很晚才回家不说，而且还是酩酊大醉。酒醒后，妈妈破例没唠叨、责骂他，甚至还给他泡了一杯浓茶。

当然，这样的好光景实在是寥若晨星。现在，形势陡然吃紧。不管爸爸心情好还是不好，他都坚定不移地和妈妈结成了“统一战线”。

好在夏凡不会因此而心理失衡，因为她偶然在一本成人杂志上读到一句箴言：两口子好比是一根绳子上系着的蚱蜢。

“原来如此，他们原本是‘一丘之貉’！”夏凡幡然醒悟。

实在是觉得他们的所作所为太过分了，夏凡还是会明知无用地冲他们嚷嚷：“这简直就是白色恐怖！我可怎么活呀？我这样做没什么不好！”

“妞妞，你何苦怨声载道？首先，你现在正处于最危险的青春期，很容易出问题。不把你看紧点，那是对你将来的前途不负责任。其次，你不要摆出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，只要你稍微动一下脑子，你就会想到我是你



爸爸，你是爸爸的宝贝女儿，爸爸无论做什么说什么都是为你好。再说，我不为你好我为谁好去？最后，爸爸妈妈是过来人，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。你就按照我们的要求做，绝对错不了。”

这是典型的爸爸训导口吻。

在这个妈妈拥有绝对权威的家里，爸爸其实和夏凡一样，也是个默默无闻的“配角”。但是，只要爸爸一教导夏凡，仿佛就像他做报告那样，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。尤其令人费解的是，爸爸即或是被夏凡气得脸红脖子粗，他仍然会叫她的乳名“妞妞”，还特有感情。

和爸爸妈妈搞不好关系的夏凡很烦。

3

008

要是用“好孩子”的标准来衡量夏凡，她身上的毛病的确多多。尤其是在爸爸妈妈眼中，她不折不扣是一个中国问题“独生子女”的范本。

面对夏凡的“斑斑劣迹”，爸爸好像觉得她已病入膏肓，无药可救了。因此，他现在对夏凡有放任自流的倾向。

夏凡听见爸爸私下里开导妈妈，说：“你别着急上火，这个年龄的孩子都这个样，拧着哪！再过一两年，妞妞再大一点，说不定自然就懂事了。女大十八变嘛！”

“那哪能行？你这是抱有侥幸心理。三岁看老，现在不好好纠正，将来就更难了！”妈妈坚持要采取强硬措施。

哼！夏凡根本没把妈妈的“法西斯”行为放在眼里，在许多事情上她



偏偏要和妈妈唱反调。反正她知道妈妈其实并不能把她怎么样，家里就她一个孩子，妈妈生怕她有个三长两短。夏凡就是讨厌妈妈总想横加干涉她的一言一行，妈妈应该知道好多事情她根本管不着。

“什么事情干吗非得按照您的意愿去做？一道数学题还有多种解法呢，妈妈，您犯不着老是摆出绝对权威的架子。郁闷！”夏凡说。

这不，夏凡刚进洗手间，妈妈就嚷嚷开了：“又不冲马桶嘛？！还是女孩子，卫生习惯这么差。看看，自己的房间也搞得这么乱，还不如狗窝。嘿！我说你这死孩子，换下的内衣内裤就乱扔，不知道羞耻吗？”

妈妈就是这样，总能一口气找出夏凡的一大堆毛病。夏凡没搭理她，心里憋了一团火。

“还要不要人活了？上卫生间也不让人清静！”夏凡在心里嘀咕。

夏凡一赌气，索性就不冲马桶，昂首挺胸甩门出去。哪想到妈妈正叉着腰，堵在门口。两个人都气鼓鼓的，瞪着对方，不说话。

这种时候，要是爸爸不出面“和稀泥”，她们肯定会互相推推搡搡。事态平息了，妈妈就会伤心得吧嗒吧嗒掉眼泪，夏凡却跟没事儿一样。

夏凡有个毛病，一上厕所就得捧本杂志，要不然就拉不顺畅。好半天出不来，妈妈老说她在拉金条。因为心不在焉，她的确有搞忘了冲马桶的前科。又不是故意的，妈妈说她，她当然不服气。夏凡一直觉得妈妈是个很苛刻的人，就不想顺从她。心想：别把她惯坏了，老是这样被她拿捏着，什么时候才有出头之日啊？

最让爸爸妈妈不满意的是，家里来了客人，夏凡从来就爱搭不理，躲在房间里死活不愿出来。爸爸妈妈觉得很丢脸。



“你瞧瞧别人家的孩子多有礼貌，叔叔长阿姨短的叫得可亲热了。哪像你！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们没教你呢？”妈妈经常这样数落夏凡，爸爸也不含糊地表示了同样的不满。

夏凡理直气壮地争辩：“别人的孩子有礼貌，你把他们当孩子好了。别以为嘴上叫得甜，不知道心里怎么想来着？我高兴叫谁就叫谁，难道这点自由和权利都没有了？”

“像你这样为人处世，不知道将来要吃多少亏？你是脑筋不会拐弯儿的木头！叫我说你什么好？”妈妈痛心疾首。

“不知道说什么您还说？吃亏就吃亏呗，反正我乐不乐意叫谁是我自己的事儿！”

.....

类似于这种吵不出结果的“争斗”，绝对不少于100次。现在家里来客人，夏凡还是老样子。爸爸妈妈只好死了心，也不指望她能在客人面前开金口了。他们只能哀叹，她怎么就没有遗传到他们那“左右逢源”的基因？或许正应验了物极必反的道理。

“你们见谁都满脸堆笑，假不假？我可做不出来！虚伪！”这是夏凡对爸爸妈妈的评语。而且，她认为爸爸妈妈眼中那些所谓的“好孩子”，好像一个窑洞里烧出来的砖瓦，没有个性。

“‘好孩子’是不会有故事的，至少不会有精彩的故事。别指望我会变成‘好孩子’”。这是夏凡的名言。

夏凡不想成为一个没有故事的人。





4

像大多数孩子一样，夏凡和爸爸妈妈冲突的焦点仍然是学习问题。

夏凡很纳闷儿，从不学习的爸爸妈妈，却恨不得时时刻刻都盯着她学习。长这么大了，夏凡好像不记得这两个没追求的家伙看过书，他们绝对是世界上最不爱学习的人。可笑的是，他们竟然没有自知之明，老拿学习这把尚方宝剑来压制她，时常扼杀她的各种非学习类爱好。夏凡空有一腔怨恨，却没处讲理去。

看看爸爸在家里都干了些什么吧？

这位处长大人，一个月至少有15个晚上9点钟之前不会回家。每逢他晚回家，肯定裹着满身臭熏熏的酒气，摇摇晃晃的。他要是破例正点回家，家里可就没得安宁了。电话响得像“人生热线”，尽是找他的。整个晚上，就听见他一个人抱着电话，像打哑谜似的“是是是……行行行……再研究研究……好好好……”夏凡和妈妈的耳朵，都被他那缺乏水分的声音浸泡得快化脓了。

好不容易不打电话了，爸爸就斜靠在长沙发上，眼睛半睁半闭，哈欠连天，慵懒得像一只胖猫。要是妈妈不缠着他说话，保证在30秒内就能听见他那惊天动地的呼噜声。也难怪妈妈总是酸楚地抱怨：“你当这家是旅馆哪？我们都是你的服务生？”

妈妈的表现更拙劣。

下班一到家，她先在厨房里乌烟瘴气地倒腾一阵儿，一门心思变花样做菜。当然，这一点夏凡表示可以理解。可是，等她演奏完了锅碗瓢盆交



响乐，立即就显露出她的极度无聊。她也像爸爸那样躺在沙发上，紧握遥控板，一遍遍扫描各个频道的电视连续剧。常常被那些破电视剧弄得怨天尤人，甚至涕泪交加。她一个人看还嫌寂寞，硬逼着爸爸陪她看。有时候，这两个庸俗的家伙还煞有介事地讨论，真是无聊得可以。

爸爸妈妈就这样周而复始地生活，好像挺有滋味的呢！

夏凡有时候怀疑他们曾经真是令人羡慕的大学生？她上看下看左看右看，竟然瞧不出他们身上有一点点大学生的痕迹。“水货”、“赝品”、“冒牌”，夏凡毫不留情就给他们扣上了这些不雅的帽子。

“我们那时候考大学那才叫难呢，20：1的招生比例。那时候，我和你爸都是学习尖子。”妈妈经常在夏凡耳边重温他们当年的“英勇”，总让夏凡想起阿Q的一句口头禅——“我们过去可比你阔多了”。

“那又怎么样？你们现在还不照样沦落到只能天天晚上看破电视剧的地步？庸俗！”夏凡尖刻地反击。

“你能跟我们比吗？还没轮到你不学习的时候！你这死孩子，不好好学习倒还管起我们来了？反了你？！”

妈妈就是这样，和她辩论不了两句就会翻脸，小气得夏凡甚至懒得理她。尤其可笑的是，不论问她什么学习上的问题，她竟然一问三不知。爸爸比她强一点，好歹还能对付着做几道初一的代数题，但总是记不得公式，做一道题得磨叽好半天。

妈妈自己不会吧，还瞧不起爸爸。她特损地打了个比喻，说：“你爸爸做数学题比人家生孩子还慢。”

爸爸当然不示弱，他说：“再慢也比你强，你把什么都还给老



师了。”

两个人常常为此吵得一本正经，小气得跟幼儿园里的那些小屁孩一个样，特没劲儿！

“你们当初是怎么考上大学的？肯定是蒙上的！要是像你们这样上了大学还什么都不会，那大学上了还有什么劲儿？”夏凡很迷惘。

“你少废话，有劲儿没劲儿你给我考上了再说！”爸爸妈妈又板起面孔，异口同声地告诫夏凡。

夏凡觉得他们的想法怪怪的，不可理喻。因此，许多时候她不爱搭理这两个庸俗的人。

妈妈老是酸溜溜地说：“你这孩子越大越不懂事啊！”

妈妈很伤感。

这当然会让夏凡更加心烦！

5

让爸爸妈妈欣慰的是，夏凡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。

虽然夏凡没花太多的精力在学习上，但她确实属于少数不怎么把学习当回事，成绩却好得出奇的“天才”。夏凡上初一了，却从未在考试中失过手，一直保持在班上前五名。为此，夏凡有充足的资本翘尾巴。可是，爸爸妈妈并不满足，偏偏得陇望蜀。

“姐姐，你要是把精力都用在在学习上，你肯定可以考第一！”妈妈尽量把话说得温柔、动听，并用“第一”来诱惑夏凡。



“就是的，肯定可以考第一！”爸爸跟应声虫似的随口附和。

在对夏凡进行教导的问题上，他们总能心照不宣达成共识。这让夏凡常常不由自主想起一个成语——狼狈为奸。

当然，在一般情况下夏凡会不为所动。她知道他们都很贪婪，即使她真考了全班第一，他们就会马上要求她考全年级第一。夏凡早就看出来了，他们对她的要求就像一个深不可测的隧洞。

“干吗非得考第一？考第二有什么不好？考了第一又怎么样？你们怎么就想不明白？”夏凡总会这样反问爸爸妈妈。

夏凡想反过来做通爸爸妈妈的思想工作，可她目前还不具备这样的理论素养。再说，在爸爸妈妈这种专门做别人的政治思想工作的人面前做思想工作，那的确是“班门弄斧”。夏凡只好知趣地Shut up（闭嘴）。

“姐姐，水才向低处流，人是要往高处走的呀。你有考第一的潜力，干吗不考第一？国安足球队不是提出了‘永远争第一’的口号吗？人活着是应该有点精神的，从小就应该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抱负！”妈妈乘机把多年积累起来的工作经验，现身说法地用在了夏凡身上。





夏凡感觉妈妈就像一只讨厌的苍蝇，没完没了地在她耳边聒噪。这种时候，她只能走为上计。逃进自己的小屋，毫不客气“砰”的一声把妈妈关在门外。惹得妈妈气急败坏地叫嚣：“不识好歹的死丫头，看你将来不吃苦头？！”

不管爸爸妈妈如何费尽心机，夏凡就是不想太用功。牛不喝水不能强按头，爸爸妈妈也无计可施，只能悻悻地抱怨：“这孩子可真不听话！”

“干吗都得听他们的？听话的孩子没出息，没个性！”也许，夏凡的这些想法，爸爸妈妈永远也不会懂。

不知是不是受到了爸爸妈妈潜移默化的影响，反正夏凡的虚荣心近来突然直线飙升，疯狂地想当“三好”。以前，她好像对此没什么欲望。

上了这么多年学了，成绩一直很优秀，可夏凡竟然还没荣获过一次“三好”殊荣。夏凡一想起这事就特郁闷。尤其是昨天评选“三好”，班上前十名就她落选了。她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，心里却像打翻了老陈醋坛子。她就是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没几个人投她的票？满肚子的委屈，却找不到地方可以发泄。她想哭，又觉得没出息，只好坚强地忍着。

夏凡只好把满肚子委屈，撒向家里那两个平庸、俗气的大人。放学后，她黑着脸进了家门。爸爸妈妈跟她打招呼，她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她气咻咻地蹬掉脚上的耐克鞋，径直走进了自己的房间。

“怎么啦？天要下雨了？”爸爸冲夏凡幽了一默。

“去去去，你还有心情开玩笑！”妈妈没好声气责怪爸爸，“姐姐，开门，受什么委屈了？快跟妈妈讲。”妈妈的声音居然温柔得不像是妈妈了。



夏凡多少有点感动，鼻子酸酸的。

“没有评上‘三好’吧？这不公平，明天我得找你们老师说理去！”

妈妈真不愧是妈妈，一下子就猜中了夏凡的心事。夏凡感到很欣慰。不过，要是为没评上“三好”，妈妈真就去找老师吵一架，那可就是“窝窝头栽跟头——现大眼”了。

夏凡抹了抹通红的眼睛，开了门，冲妈妈嚷嚷：“什么破‘三好’，我不稀罕！你不能到学校里去丢人现眼！”

妈妈一把抱住了夏凡，很激动。爸爸站在一旁，什么话都没说。一瞬间，屋子里静得可以听见三个人各自的心跳。夏凡还是在妈妈的怀里，流下了几行委屈的热泪。

晚上，夏凡无意间听见爸爸妈妈在商量给老师送什么礼，她可不愿意通过走后门当上“三好”。于是，她没头没脑冲他们喊：“你们不能搞腐败！我不想你们给我丢人！”

难道是反了天不成？妈妈又恢复了她“蛮横”的本来面目，粗着嗓子跟男人似的吼：“你懂个狗屁？哪儿凉快待哪儿去！”

夏凡也不甘示弱，恶狠狠地送了他们两个字：庸俗！

那以后，谁也没再提评“三好”的事。

过了几个晚上，爸爸妈妈突然郑重其事地把夏凡叫到客厅里谈心。

“你知道你这次为什么评不上‘三好’吗？你们老师说，你上课爱跟老师抬杠，弄得老师下不了台。你干吗这样？想出风头啊？”妈妈的口气，有点“恨铁不成钢”的意思。

“老师明明错了，我给她纠正有什么不好？省得她误人子弟！”夏凡